



昨

夜



顧
仲

記顧仲雍（代序）

伏園

珊瑚細珠穿成的瓜皮帽結，光緒末年很通行于江浙一帶。時風所被，愈趨而愈益新奇，于是少年人有以整塊珊瑚雕爲帽結形狀者，其實聽說只是某種大魚的骨頭染成紅色罷了。頭上戴了這樣魚骨帽結的小帽，身上又穿着一件金絲絨的馬褂，由現在回憶起來，簡直像一個縮小了的候補道，這就是宣統元二年時代的顧世明，字仲雍。那時我十七歲，他大概更小罷；我們同是浙江紹興的一個師範學校的學生。

學校在一個專斷而又熱心的維新守舊黨的手中。我們的

學校生活，除了依照學校的規則，機械的進行以外，現在簡直記不起一件有趣的事。只記得我與仲雍是同在一個寢室的樓上住的，從歸寢到熄燈統共只有十分鐘，所以每天我們都得匆匆忙忙的脫衣上床；上床之後剛想有什麼關於白天學校以內的事件的討論，忽而寢室的玻璃門裏映進了『諸葛燈』的白光，我們或者就從此不則一聲睡着了，或者等候三五分鐘之後不見燈光了再開講。後來發明一個抵制的方法，是在寢室的總門上繫了一條繩，每日由同學輪流掌管牽繩的事務，一到熄燈以後舍監或校長上樓檢查以後，繩便緊緊的牽住，使他們沒有第二次上樓的希望，我們便可以暢所欲言談。

這一條繩的計劃後來被破獲于一個新來的校長。他對於學校的辦法與前校長大不相同了，功課上使我們有討論研究困難的完全自由。他是宣統三年革命的時候進來的，那時我們同學的精神也隨着革命的潮流洗去了不少的舊染。但他在有一天的晚上檢查寢室的時候，却發見了我們的秘密。據第二天掌握牽繩的同學報告，昨晚熄燈時新校長跟在聽差的背後，把一條長繩咕咕咕咕的抽完拿走了。這新校長就是今日人人知道的小說家魯迅先生。

出師範學校以後，我各處的跑，仲雍也各處的跑罷，十餘年間誰也不知道誰的消息。一直到戴東原二百年紀念會

場中，他走上安徽會館的戲台上來與我握手，這纔知道我們同住在一個北京城裏却不相問聞者也有半年了。從此他便常寄些文藝作品給我，那時我正編輯晨報副刊，替他發表的計有昨夜等三四篇，大抵得到許多的讀者贊許，而胡適之先生尤其喜歡昨夜一篇

暑假我到陝西旅行去了，他也回到紹興去過夏。夏已完了，秋也去了，而還杳無仲雍北來的消息，朋友們都說大概是交通阻礙之故罷。果然，單不厂先生接得他父親自署『弟反服生』的來信，說仲雍無日不想北行，只因交通斷絕，竟發了十餘日的夢囈急死了，說的全是文學上的話，他一點也

不懂。我說夢囈一定是傷寒的病象，紹興雖然有個美國醫生，大戰時曾經主張將同盟協約兩方的力合攻徽菌的，但環境的力量到底大，反服生先生大概不肯去請教洋鬼子的罷，于是一個青年小說家輕輕易易的被徽菌攻克了。

我所知道關於顧仲雍的事只是這一點。

雲霧蒼茫，千回百轉，只覺一派。

景一而千，千而一，真如夢中，真如夢中。

景一而千，千而一，真如夢中，真如夢中。

景一而千，千而一，真如夢中，真如夢中。

景一而千，千而一，真如夢中，真如夢中。

昨夜

昨夜他又夢見伊了。

他自己也說不出緣故，爲什麼一年總要夢見伊七八次？而夢見伊的第二日，爲愛惜身體起見，「總要去吃幾個生雞子和牛乳」，有時還得殺一隻「童子雞」，煮一鍋雞湯麵。伊和他相處七年之久，初次會晤的那一年，他還只有一歲，伊十五歲。

伊家經濟並不十分窘迫。伊到他家來，名稱上是說做白吃飯，實際上是來學家事和女紅的。因爲伊的母親非常佩

服他的母親「治家之道」的。

他的父兄概出門在外的，一年回來一次，或一次統不同來。他家只有母親，嫂嫂，和他三人。生活非常單純而且美滿。

自從伊到他家來做「白吃飯」之後，佢們的生活上，頓覺熱鬧一些；尤其是梳大辮子天真爛漫的他，多了一個比他大四歲生得很標緻的姊姊，格外覺得高興。說也奇怪，伊對於他，並不像一般奴婢之對於小主人；從鄰人的眼光看去，簡直是姊弟，很親愛的姊弟一般。

一天伊在竈下燒火，他在母親大櫥玻璃瓶裏，偷偷地拿

了一把冰糖，輕腳輕手走到伊的背後，突然用兩隻小手，揪住伊的白嫩的頸頸。右手揀好兩粒淨白的冰糖，送到伊的櫻桃也似的嘴裏。伊正執着「火叉」，向竈肚裏添柴，不提防後面來了伊的小主人，中心忤然一跳，回頭見是他，嘴裏又覺得有小小石子在舌上轉動。

『你又拿什麼東西來給我吃了。我被你嚇了一下！』伊伴怒着，右手不住地在心頭上搭「啐，啐，啐——」，安慰自己的心神。

他不知道伊會嚇得這樣，他急得幾乎要哭了。拚命賠不是，兩隻小手十分殷勤地幫伊在伊胸頭按摩。

伊見他心裏過意不去，又覺得他這樣體貼，不由自主地出聲笑着：『給我騙了一騙，實在沒有慌啦！我早見你來了！』

『真的沒有慌嗎？』他似乎還不相信，兩手仍然繼續在伊胸頭非常當心地按摩。

伊覺得滿嘴巴甜味，吐出一看，見是兩粒冰糖。伊定要分一粒給他吃。他閉緊嘴，兩手不住地搖，表示他不要吃，要伊一人吃的神情。到底年紀伊大，差不多他的嘴，要給伊挖開了。他真乖，連忙旋轉身，向袋裏取了一粒送入自己口中，伊才不挖。

他頭枕在伊的膝上，兩手執着「火筒」，對準竈肚「呼呼」地吹。因為他倆演了一齣「糖的故事」，竈肚裏的火快要熄了。

有時伊受了人家委屈，躲在房裏流淚，只要他七跳八跳地進來，一切沉悶，頓然消釋，滿臉堆下笑容，抱住他問長問短，只怕他看出破綻，害他不快。

伊事情做錯了，他的母親埋怨伊，他總多方衛護；要是阿嫂埋怨伊，他簡直不客氣地和阿嫂爭辯了。雖然他對於阿嫂也是非常和善的。

每年三月裏上墳時候，伊總告假回去一次；但是住不上

三兩天，伊牽記着他，總急急忙忙地回來了。而且帶來許多上墳饅頭，艾餛，福祿糕……等着沒有人看見的時候，向他丟一個眼色，叫他到伊房裏很親熱地送給他吃。

這年他已十五歲了。因為他的母親病在牀上，由他父親作主，徇本地劉氏私立小學校劉校長之勸，將他送入學校肄業。這時他在學塾裏，已經讀過四書，詩經，書經，易經，和四本幼學瓊林，三本古文觀止……，所以編級試驗的榜上，他竟插在四年級。但是「馱米來，馱米來，馱馱戲拉沙，」他竟唱不好；「雞兔同羣，計頭三十，計足百隻：求雞兔數？」他又求不出。旁晚回家，滿面羞慙，一句話也不高興

說。伊以爲他受了同學委屈，因此悶悶；所以百般勸解，並聲言明天伊陪他去告訴劉校長，訓斥欺侮他的學生。他一想這事不好，只得和伊老實講了。『馱米來，馱米來：米又沒有馱來，究有什麼意思。而且同是「馱米來」三個字，他們唱，並沒有人笑，一到我唱了，他們的眼睛，全釘着我。我自己覺得並沒有唱錯，可是他們全都笑死。先生亦說我唱得不好，唱錯了。真要奇殺！』他悶悶地說完，偷眼又看了伊一眼，看伊有否嘲笑他的神情。

『洋學堂真希奇！難道你還是七歲八歲的初上學的小學生子，要唱什麼「趙錢孫李，媽媽偷米，……」不成？』伊

似乎說，這是小孩唱的兒歌，他唱不好，並沒有什麼要緊。

他見伊沒有譏笑的表情，就進一步帶報告帶商量地說：

『雞兩隻腳，兔四隻腳；雞和兔，關在一起，不曉得它的數目，只曉得雞和兔一共有三十個頭，一百隻腳：你看這麼算法？』

『十五隻雞，十五隻兔，並起來不是三十個頭嗎？難道雞和兔有兩個頭不成？』伊不加思索而且很高興地說。

『頭，固不錯，腳却少了十隻了！』

伊扳着手指說：『十五隻雞，三十隻腳；十五隻兔；六十隻腳：三十加六十，九十隻，哈哈，果然少了十隻，這真

『不易算啦。』

彼此統算不出，他反高興一些，不算倒霉了。

學校八點鐘就要上課，伊起床得很早，先燒一壺熱水，將昨夜的冷飯泡熱給他吃。

有一次，他記着學校要月考了。天還沒有大明，他已起來了。他走到伊的床前，揭開帳子，見伊蓬着頭髮，右手托着頰部側着身子酣臥着。左手放在被外，一段雪藕般的手臂，使他不知不覺地低下頭去靜靜地嗅了又嗅。

『誰？』伊驚醒了，見是他在嗅伊的手臂，羞答答地忙將左手縮進被裏，說：『天還沒有亮，你還可以睡一忽兒呢，』

一面隨手拉了一角被角，叫他到伊床上躺着，給他蓋上。他央伊早點起床燒水，免誤鐘點；可是伊總不答應。『你好好睡一忽，昨夜睡得那麼遲，今天又起得這麼早，性命難道不要了。你放心，我總不使你誤時！』

他給伊提醒了。屈指一算，昨夜十一點半睡，此刻還不到五點鐘，固然睡不到六點鐘；又見伊肯担保「不使誤時」，也就鑽進伊的熱被窩，很放心地睡熟了。

他剛纔在看月榜，他的姓名，到在「計開」夾壁，一向在這學校裏考第一的邵文華，却反落在他的後面，他正非常愉快，只聽得耳朵邊輕輕地叫：「醒了沒有？飯已泡好了！」他